

序章

2016年3月7日

凌仲文坐上了回沪的“雨樱”号游轮，晚上九点十七分独自回到房间。他躺倒在床上，随手打开了音箱，缓缓流淌出的是《See Sea》，大海的声音。

在这艘随处是夫妻情侣出双入对的豪华游轮上，仲文显得额外孤独。在刚才的舞会上，他虽然展现出迷倒众人的舞姿，但人们对他更多的是一种质疑：他有钱坐这么豪华的游轮？

仲文出生于九十年代的上海，江南的小桥流水赋予了他诗意和灵感。从小仲文就酷爱填词作诗，以非凡的诗才技惊四座，不满十五岁就出版了个人古体诗集，轰动一时。他也热爱音乐，对音乐有相当独到的见地，在出版了第三本诗集后，紧接着发行了自己首张唱片——《See Sea》（看海）。“看海”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作品，发布当天由他亲自指挥与维也纳知名乐团同台演出。因继承古典乐派精神之故，作品受到古典音乐界的一致赞扬。也是由此，仲文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成名。

但是，年仅二十七岁的他事业并不仅限于艺术。他还是一名律师，并且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社交网遍布联合国各国司法界。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媒体都一致称之为——“律诗”。

他睁开眼睛，起床倒了杯水，轻啜一口，走到窗前。玻璃以深色的大海为背景映着仲文的脸。他拥有欧洲人一般的白皙皮肤，黑发黑眼，精致的五官，再加上高挑的身材，这些都是他的社交筹码。虽然身体不算强壮，但他精通剑术，尤其是中国传统剑术。头发剪得很短，

怒发冲冠，活像只刺猬。又因为他在庭审中都是雷厉风行的样子，所以他的表哥陈宇干脆称他“Sonic^①”。

陈宇，比仲文大三岁的表哥。在仲文成立事务所后，就辞去了原来的电子商务工作，成为事务所的一员。其幽默、风度使他比仲文更善交际，事务所中近七成的案子是他帮助仲文接手、协助调查和完满善后的。现在已是事务所仅次于仲文的灵魂人物，如果仲文不在，他一样可以把事务所管理得井井有条。

仲文又倒了一杯水，对着大海陷入了沉思。这次来韩国，仲文去拜访了一位朋友，是流行音乐界的专家。那位朋友在无意中谈及了过去与自己合作过的一个小女孩。虽然比仲文小十岁左右，却与仲文一样独立。据说她的母亲是在患胃癌的同时怀上她的。为了生下她，她的母亲放弃了胃癌治疗。也就在她出生的同时，她的母亲去世了。更不幸的是，在她五岁时她的父亲因为事故也离开了人世。她父母生前的至交都愿意帮着照顾她，然而她不到十四岁就取得了经济的独立，小小年纪就把她父亲留下的事业出色地继承并发展了。当朋友说到那女孩的父亲也是一个音乐人时，仲文叹了一口气，心里竟有些不安的感觉。而朋友却笑着说：

“你或许一辈子也想不到，她的父亲在生前成立了一家音乐公司。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居然以 5 万美元买下了美国金属乐队^②两年期限的音乐使用权！就这已经为她留下了至少 5 万美元的抚养费。”

^① Sonic，日本世嘉（SEGA）公司旗下著名游戏系列《Sonic》的主人公，音译索尼克，其外形是根据刺猬而设计的。

^② 金属乐队，Metallica Group

金属乐队是当时流行乐两大巨擘之一美国的代表，要想买下这种世界顶级乐队的音乐使用权，除非以十万美元为单位，否则根本是天方夜谭。乐队解散后，此事一经披露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虽不常关注流行乐，但仲文也似乎略有耳闻。

可惜的是，仲文没能与这么优秀的一家人见上一面。在汉城那天他找遍江南区清潭洞，也没找到那家公司。也是，十年过去了，小女孩也该成长为美丽动人的姑娘了，公司也搬进更大的办公楼去了吧。仲文这么想。然而就在那天晚上，他失眠了。

忽然一个巨浪扑打过来，泡沫像月光一样洒在窗上，好像也把海风带进了房间。仲文再次把杯子倒满，一饮而尽。躺回床上，他的心仿佛流入了大海，海水巨大的力量压迫着他，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是空虚吗？他自言自语。

2016年3月8日凌晨一点〇七分

一声巨响将仲文从睡梦中惊醒，迅速地，船体侧转过来。怎么回事？仲文利落地穿上外套，顺手抓起从不离身的手杖，冲出门去。

外面早已人满为患，人们像沙丁鱼一样塞在拥挤的走廊里。他从人们惊恐的表情中读出游轮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海难吗？还是一——事件的氛围刺激着他的神经，执着于追求真相的本性令他按捺不住出去一看究竟的欲望。他跑回房间，用手杖轻巧地卸下了那扇窗户的玻璃。他的房间紧挨着船外侧的通往甲板的梯子，翻出去只要稍一伸手就可以够到。在梯子上他明白了躁动的原因：船上似乎发生了爆炸，船身上有一条明显的裂隙！

来不及考虑船员是否已经开启水密门，他迈开脚步想去协助救生工作。但脚下一滑，险些让他掉下海。这时他才清醒过来，意识到降雨已经持续了一个星期。虽然现在雨停了，但风浪依旧很大。可恶，这么大的风浪对救生工作十分不利。

“所有人都后退！先让船员放下救生艇！”

仲文边大喊着，边向人群跑去。行进中，他揭去了手杖外层的胶质缠裹布，露出明晃晃的刀刃。那手杖俨然是一把细剑！为争取时间仲文不顾船员反对，砍断了拴住救生艇的缆绳。救生艇翻滚着坠入海中，溅起浪高的水花。

“女士和孩子先上小艇！”仲文把手一挥，“男人们去另一边放下第二条救生艇！”

从船员口中得知目前离上海已经不远，上海方面应该还来得及派船救援。仲文没有多想，立刻拨通了陈宇的电话。

“喂，我凌仲文。”

“啊，这么早？我去接你？”

“似乎光你一个人不行啊，我们的船出事了，你帮我联系海事……”

凌仲文冷静的头脑擅长对凡事细加分析，但他想不到此时的人潮比海面更汹涌、更具杀意。他被推向甲板边缘，为保持平衡，他顺手抓住了缆绳。但由于冲击，移动终端从他手中滑脱，坠进了漆黑的海里……不等仲文发怒，人潮中突现出一只不和谐的手——就像《最后的晚餐》一样，只是唯一不同的在于——那柄利刃刺进了仲文的胸膛，毫无征兆地。

他用双手捂着胸口，在人潮的再次冲击下失去了平衡，就如同他的移动终端，坠进了漆黑的海里……

他似乎看见一道光和一只挥动的手，接着，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了……

1

The Prologue

“关于前日凌晨在本市郊外发生的著名水晶研究者范雅琳·微语被杀一案，案情目前已有新的进展。据尼雅市警局新闻发言人称，范雅琳·微语被杀纯属媒体讹传，警局和检察院已经证实范雅琳·微语确系自杀，自杀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而范雅琳·微语的丈夫索罗·希文在云诺市接到通知后已于昨日搭乘私人游轮返回尼雅市，面对媒体的提问，索罗·希文未作任何表示……”

“被自杀吗？世上哪个做母亲的会带着九个月的身孕去自杀，更何况自己的老公是出了名的柳下惠？”疾对着显示器上新闻页面愤愤地表示质疑，拿起酒杯一口气把最后一点苏维翁喝完。

柜台另一边的老板看了一眼疾，若有所悟地接茬说，“喂喂，少说点，我可不想因为这事歇业整顿。”老板看着疾作出“抱歉，有点喝多了”的表情继续说道，“对了，先生，您和索罗先生是旧识吧？”

“嗯？你不是让我少说点吗，怎么转眼又有兴趣了？”

听疾的口气老板足以确定他和索罗确实是认识的，脸上接客般的笑容变得愈加妖媚了。“呵呵，其实呢，最近有人托我，说是想弄两

颗水晶……”“于是你看上了索罗的水晶？”疾低着头不敢看面前老板，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他怕因为恶心把刚才的酒吐出来。

“先生您真聪明！那么，您看——”老板的两只手本能地开始相互搓起来。彻头彻尾一副奸商的嘴脸！疾在心里暗自骂道。“这事还得问过索罗本人才行啊，我记下了。”疾放下酒杯准备离开。

“谢谢啊，先生。要不要再来一杯，今天您的消费全部买单。”不知道是否是相信了疾的话，老板看到疾把手伸进口袋鼓捣着，立刻开始卖起人情来。

“唔，头有些痛，还是算了，我先走了。”

“好好，改天再来啊。”

疾走出酒吧，回头看了一眼推门正上方悬挂的招牌，暗自叹了口气。看来这里也不能再来了啊，唉。算了，到索罗家去再蹭两杯。打着这样的如意算盘，疾走出昏暗的小巷坐上了停在路边的座驾，驱车往尼雅市郊外驶去。

水晶全名为佐迪亚克水晶，是法利特尔世界极其稀有的神秘宝石。水晶可以将人们的人格具象成生命体，并召唤到法利特尔世界，这些召唤出来的生命体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只听命于召唤者。因此水晶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在法利特尔世界流通，并受到国家政府或社会组织的严苛限制。

毕业自尼雅市立水晶研究学院，索罗和他的学姐范雅琳都是水晶研究学术界的新锐。索罗专攻水晶的人格反应，范雅琳则专攻水晶的分子结构，毕业后两人合著的《关于佐迪亚克水晶的十个不成熟结论》自成书伊始就被誉为“最成熟的水晶研究成果”，成为各国水晶研究者的必读书籍。

人格反应和分子结构是目前水晶研究领域的两个分支：一个是意图分析水晶的分子构成并借此来解释水晶的原理；另一个则是意图分析水晶的人格反应并借此获悉水晶的构成。根据自己的研究结论，索罗和范雅琳尝试性地合成了一枚水晶，这枚代号“微语”的试验品达到了人造水晶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整个法利特尔将两人称为“水晶连理”加以大肆渲染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低调举行婚礼以后，索罗和范雅琳隐居在尼雅市郊外的一幢别墅里。在别墅的地下室里两人终日研究水晶，日复一日的研究造就了大量人造水晶。仅拍卖了几颗人造水晶，索罗就拥有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与此相反，由于对水晶的过度依赖，以及天然水晶成品稀有，一场因各国竞购水晶引起的经济危机席卷了整个法利特尔世界。为此，法利特尔世界当今头号强国法利帝国的四皇子艾克孜，开始对索罗和范雅琳手中的，足以投入日常使用的新型水晶打起了主意。

毕业自法利皇家财政学院，艾克孜在水晶贸易方面有着远见卓识。刚入学时和索罗、范雅琳在校园文化交流会上有过接触，当时他就认定两人将会对国家将产生深远影响，那时距离《关于佐迪亚克水晶的十个不成熟结论》发表还差整整三年。

在经济危机尚未爆发前，艾克孜就将两人提名为尼雅市议员候补，企图诱使两人参政，并进一步获得人造水晶的情报。然而在两人的巧妙拒绝和别国干扰下，艾克孜的计划举步维艰，经济危机的到来更让艾克孜蒙受了严重损失。因为在《关于佐迪亚克水晶的十个不成熟结论》的实用研究上投入了大量预算，导致国家对经济危机的抵抗力大幅减弱。在皇帝和其他大臣的压力下，艾克孜无奈只得选择抹杀这两人，强夺研究资料和人造水晶。

正是由于这个决定，以范雅琳之死为起点一连串悲剧开始轮番上演了……

The Intermezzo

“ERROR: Failed to get memory address!” 凌仲文耳畔依稀响起一个女士的声音。

“记下最后的地址，今天就到这吧。雪莉，送他回病房。”他又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

“好。”房间里出现了第三个声音。

“呼，没想到我们真的做到了，雪霖博士。”

凌仲文被推走后，房间里的设备顿时停下了工作。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像手术室的房间具体说来应该是一个实验室。实验室占据了两个楼层，房间中央横着一台类似手术台的装置，装置周围陈列着众多电子设备。房间没有窗户，只是在高处有一块巨大的玻璃把这里和终端控制室隔开。在终端控制器前，有两个人对着显示器在回放刚才的影像。

“那当然，有我们两个联手合作，没有搞不定的事。”被称为雪霖的男人把头伸向女士的耳边，以对方注意不到的方式，贪婪地吸收着花朵散发的香味，“‘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们中国有这句俗话，不是么？”

“这个笑话可不好笑，雪霖博士。况且我们离成功还有些距离，就在刚才，试验体的逻辑出现了短时间的停滞。恐怕是因为身体的伤痛传达到大脑，中断了大脑的思维。”

“唔，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切断大脑与身体的连接吗？下次把量子场的同步率参数提高看看？”

“嗯，也许可以让信号更稳定。”女士从座椅上站起来，准备离开控制室，但一只手拉住了她。

“答应我考虑的事怎么样了？”雪霖手上一用力，那女士便扑倒在他怀里，“雪妍，不要再拒绝了，这个月底就订婚好吗？”

但显然雪妍只是出于没有防备才被雪霖拉倒，当她回过神来，毫不客气地把手一挥，手肘不偏不倚地打在雪霖的要害。“你要感谢我下手轻了，否则你永远不用想那些龌龊事了。”说完雪妍从他身上离开，整理一下头发，挥挥手走了。

“唔……啊，啊——”凌仲文捂着胸口从床上弹起来。他摸了摸额头，只觉得脑中一片空白，一头冷汗似乎暗示着他做了一个噩梦。

“啊，太好了。你好像完全醒了。”守在他床边的护士照例给他测了一下体温，“唔，你的身体可真结实。心脏几乎被剖成两半，伤口又浸泡过海水，手术后还能这么快醒过来，真是不可思议。”护士挥舞着体温计，并对仲文的身体表现出一丝好奇。

“对不起，请问这里是……”仲文摇了摇头，试图把最后一点昏沉感驱走。

“这里当然是医院啦。不用想也知道的啦。”

“不，我的意思是这是哪里……哪里的医院？”仲文突然感到心口一阵剧痛，立即瘫倒在床上。

“哎呀，忘了告诉你别坐起来的，那样会增加心脏负担哦。”护士随即在仲文的输液袋里加了一针止痛剂，“这里啊，是一个岛。岛

的名字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它在台湾南边，菲律宾北边。我叫雪莉，是负责照顾你的护士。这镇痛剂有安眠效果，你先睡一觉吧。”

“我……”仲文还想说话，但止痛剂的效果非常快，他只觉得身体十分放松，睡意很快向他袭来。

这时虚掩的门被推开了，是雪妍。她缓缓走到雪莉身边，“他怎么样了？”

“刚才醒过来了，我给他注射了镇痛剂，现在睡着了。”

“唔，真人可比演出时好看多了啊。”雪妍打量了一下熟睡中的仲文，情不自禁地叹道，“造物主会不会太偏心了啊，也不知道他的夏娃会是谁，你觉得呢？”

“资料上说他没有配偶或恋人耶。雪妍姐要不要追求他？”雪莉调皮地逗着雪妍，而雪妍的脸颊浅浅地浮起了一阵红霞，“呀，脸红了。看来我要提前准备礼服了，伴娘一定要让我来做哦！”

“去你的，小丫头，竟拿我开起玩笑来了！”雪妍敛起了笑容，变回严肃冰冷的样子，淡淡地呓语，“我和他是两个世界的人，就像原告和被告一样。”雪妍摇了摇头，把手放在雪莉的肩上，“今天就这样吧，我走了。”

“嗯。”

“啊，对了。”雪妍想到了什么，突然转过头来，“生日快乐，律诗先生。”

The Theme - I am determined to remove all obstacles

2009 年 12 月 3 日

索罗正式成为尼雅市立水晶研究院的学生，理所当然地，索罗被分进了高材生云集的班级。“我叫克罗玛，理想是成为范雅琳·微语学姐那样的女性，希望今后能和大家一起愉快地相处。”新同学的自我介绍让他丝毫提不起兴趣。“接下来，哦，想必大家都认识他了，不过还是有请索罗同学进行自我介绍。”辅导员的陈词滥调更让索罗感到无所适从。

苦寒呻吟无人处，只求千古一纵然。

索罗在黑板上从容地写上这句话后，在众人疑惑的目光下离开了教室。“我去看看学院的实验室。”走到门口时索罗留下句话，算是给了辅导员点面子。

尼雅市立水晶研究院不愧是法利特尔世界最好的水晶研究大学，实验室不仅宽敞，而且设备齐全，就算用来作为专业研究室也游刃有余。索罗拿起一个烧杯从水龙头接了点水，直接喝了一口。不出所料，实验室的供水全是蒸馏水。这么喝肯定没坏处，不过也没什么好处。索罗心想。

拿着烧杯，索罗走到实验室后窗前，实验室后面正对着学院的操场。操场上零星分布着几对在放风筝的学生，看来是情侣。尼雅市立水晶学院的校风相当开放，本来就是恋人的不说，很多单身的新生入学后不久就可能找到恋人，甚至第二年就完婚的也很常见。但是索罗自觉自己是没什么希望了。与其把时间浪费在约会上，还不如多做两个实验。

“喂，新生，不要拿烧杯当杯子，也不要拿蒸馏水当红酒，更不要站在窗口边装文艺青年。”犀利的评论，索罗心想。转过身，索罗看到一位穿着白衣的女性缓缓向他走来。“抱歉，我并不想对你说教。

但是我觉得实验室是进行研究学习的地方。请把心思投入到研究中去，而不是在这里发呆。”

“确实是呢，感谢学姐的指教。”索罗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女性，虽然还没有确定，但索罗按直觉将对方称为学姐。“嗯，是个好孩子。”对方也打量了一下索罗，“虽然衣着不怎么考究，但是衬衫是掺了石棉的防灼织物，裤子的牛仔布也确实相当耐磨的布料。另外，刚入学就跑来实验室——唔，合格，看来是靠着真才实学进入这所学校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不过她显然不是很关心索罗的名字，自顾自走到试验台前开始摆弄起来。

“索罗·希文，今天刚入学，主修人格反应。请问学姐是？”

“范雅琳·微语，比你大一届，主修分子结构。以后多多指教了，后辈君。”

“是的，请多指教，学姐。”

索罗摇了摇头，从回忆中回到现实。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他回忆了许多与范雅琳相处的场景，并试图从中总结一点如何应付女性的方法。但是他失败了。范雅琳是例外的，不，每一名女性都是例外的，试图找到能应付所有女性的方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直接面对克罗玛吧，他这么下定了决心。然后吸了口气，推开了自家别墅的大门。不出他所料，克罗玛带着一副痛苦的表情出现在他面前，“索罗，你回来了。”

索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嗯，克罗玛，你还好吧，这两天。”

然而才刚说完这句话，索罗便会后悔起来，克罗玛脸上露出了更加痛苦的表情。“……对不起，索罗……是我没能保护好学姐……”

“不要自责了，过会儿给我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克罗玛点点头，“好的……那我先为你准备吃的……”

看着克罗玛走向厨房的背影，索罗终于舒了一口气。看来克罗玛要比我想的坚强，原来还以为她可能再也振作不起来了呢。我真的不了解女人啊，索罗一边想着一边走进自己的书房。坐到书桌前索罗打开了显示器：

“MMOS START”

接收到索罗说出的简短命令，与显示器连接的终端机器开始启动操作系统。随着一阵短暂的交响乐团试音声，索罗与范雅琳的合影出现在显示器上，这是索罗设置的 MMOS 桌面壁纸。“MMOS EXEC HOME”索罗命令 MMOS 执行家庭程序。“MMOS LOGIN ID VIOLIN PASSWORD *****”

随着 ID 和密码校验完毕，显示器上列出了范雅琳保存在 MMOS 上所有的文档。“MMOS SELECT * FROM DIARY ORDER BY DATE”索罗命令 MMOS 按日期列出了范雅琳所有的日记。和索罗想的一样，最后一篇日记是在范雅琳去世前一天写的。MMOS 上果然找不到线索啊。索罗这么想着。

咚咚，短促的敲门声分散了索罗的注意力。“MMOS LOGOUT”，索罗退出了家庭程序的登录。“是克罗玛吧，请进。”

“那么，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索罗在克罗玛的注视下吃了一口克罗玛准备的晚餐，赞许地点了点头，便立即进入了主题。“MMOS

RECORDER START”听到索罗启动了 MMOS 自带的录音程序，克罗玛先是歪了一下脑袋，然后闭上眼睛，开口说道：

“那天晚上，学姐吃过晚餐就和平时一样回书房了。那时我在收拾厨房，偶尔听到几句说话声。因为声音不大，也没太在意，以为是学姐在写日记。大概十分钟后，我按照医生的嘱咐，给学姐送药过去。之后……就看到学姐躺在地上……”

“也就是说你不是目击者。”索罗把手肘抵在书桌上，两手相叠，夹在指尖的银制汤勺像司南一样指向克罗玛。看来警方也不是吃白饭的，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判断为自杀也算无可厚非。“……那天吃完晚餐是几点？”

克罗玛点点头，然后开始回忆，“和平时一样，七点半。那天学姐还说最近的新闻都是围绕吕尚山矿场的产权纠纷问题，好无趣。”

“说话内容还记得吗？”

“记不太清了，但是有一句我记得很清楚，像是‘四皇子殿下的计划非常重要’。现在想想，那个声音虽然也是女声，但是和范雅琳前辈的有些不太一样，感觉要年轻一些。”

索罗听到这里也吃了一惊，“凶手是女性吗？难道是……你到书房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

“没有，书房和平时没什么两样。门窗都是好好的，书架也很整齐。”

“看来，这就是警局认定是自杀的原因。不过问题一涉及到水晶就变得很微妙了，尤其是范雅琳还是一个水晶研究者——好了，克罗

玛，没什么事了。”索罗不由自主地压低了声音，“你回家吧。现在范雅琳不在了……我也没有理由再受你照顾了。”

“不要！”克罗玛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大声说道，“索罗，你明白我的心意，以前有学姐在，我不能表达出来，但是现在——”

“MMOS RECORDER STOP”索罗平静地停止了录音程序，然后温柔地注视着克罗玛，“你还是不能表达出来，克罗玛。虽然范雅琳不在了，但是我的心意是不会变的。况且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我去做。抱歉，克罗玛。”

克罗玛为了避开与索罗的视线相交，眼睛盯着手里的托盘。“是，我知道，我代替不了学姐，我也从不奢望取代学姐，但是我希望我能一直在你身边照顾你，这样就足够了……”话音刚落，克罗玛就冲出了房间，在门口发出了一声惊呼，然后响起“噔噔噔”踩楼梯的声音。

“哎呀呀，你又把她弄哭了。你的风评可要一落千丈了呀。”一把拍开书房的门，扯了扯衣领，露出一副看穿一切的笑容。不用想，这是疾一贯的作风。

疾是尼雅市富商科勒夫家的小儿子，喜好剑术的疾从小就被送到云诺市留学，并在那里接受地道的艾夏剑术训练。索罗和疾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两人作为搭档，在学校里一直有着“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绰号。

留学期间疾的文化课成绩相当的差，六年间没有一次达到平均水准。而这样也能通过学校最后的结业考试，这件事一直被索罗揶揄为“不愧是能用钱铺出一条路来的科勒夫家”。但是索罗也承认，疾的剑术相当高超。

在艾夏全国击剑大赛中学组中，疾是唯一一位闯入最后决赛圈的外国籍选手。最后那场总决赛，如果不是疾受到了对方的言语挑衅，盲目追求一击决胜，冠军奖杯收入囊中应该是毫无悬念的。经过这件事之后，索罗便改用“没头脑”来揶揄疾。

至于索罗“不高兴”的绰号，一开始并不是疾反唇相讥时起的。而是因为经常和疾一起出入学校，加上索罗沉默少言的个性，同学们自然而然地把“不高兴”的绰号送给了索罗。为此，疾也得意了好一阵，说索罗这是作茧自缚。

“你还是没头脑啊，这次没把我家门锁撬坏吧？”索罗在斗嘴上丝毫不落下风，“什么时候来的，偷听很久了吧？”

“哪有？”疾像是要蹦起来似的怪叫，“拜托别把我想那么坏，她冲出去时，我才刚到门口的。”

“哼，那么，科勒夫家的三少爷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呢？”

疾坐到书桌的一角上，回过头看着索罗，“看到你这样贫嘴我就放心了，不过是不是有些太过无情了？”

“演戏一直都是我的弱项，我之所以会搬到这乡下来，懒得逢场作戏也是原因之一。对于范雅琳的事，现在还不是伤心的时候，从对方已经出动杀手的情况来看，对方应该已经被逼到绝境了。我所要做的就是一鼓作气了解它，而不是在这里儿女情长。”

“那么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守株待兔。”为了做出悠闲的样子，索罗故意在疾的面前继续享用克罗玛准备的晚餐。

“哈？我还想你准备怎么着一鼓作气呢，原来还是坐以待毙啊。”

“坐以待毙吗？那倒不见得，疾，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嗯？什么事？”

“我在云诺查到了不得了的事，相信今晚对方会有新的动作。不用担心我，我没有坐以待毙的打算。如果成功的话，我们会增加新的同伴也说不定。所以为了确认我对事态进展掌握的情况，我希望你帮做一件事。

你帮我走一趟吕尚山矿场，去七号矿坑看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看到什么。我现在解释不了太多，所以你也别问要看什么。我相信以你的见识，你一看到那件东西就会明白的。好了，尽快动身出发吧，如果能在天亮前赶回来就再好不过了。”

回忆着索罗的话，疾打了一个哈欠，双手机械地打着方向盘。“索罗这小子真会差遣人，尼雅市距离吕尚山至少三小时车程，去他大爷的在天亮前赶回去。”虽然嘴上依然不留情，但是疾却对索罗把这件事交给自己感到十分高兴。

副驾驶座上的克罗玛像是被传染了一样，也打了一个哈欠，“那就回去吧？”

“开什么玩笑，索罗的委托就是拼了命也要完成。”同样的，疾对克罗玛跟来也很高兴，他客气地递给克罗玛一个睡觉用的眼罩。

克罗玛迟疑了一下，然后会意地接过眼罩，并把它戴上，“哎呀，口是心非的男人，刚才还在骂街呢。”

“要你管。那你呢，为什么要跟来？”

“当，当然是对你不放心了。”

“口是心非的女人，其实是想多掌握一些索罗的情报吧。”

“要你管。”克罗玛用疾的原话简单地做了反驳，然后不再作声，大概是睡着了。

2009 年 12 月 24 日

距离入学已经三周过去了，索罗已然适应了新的环境。实验室里，索罗一如既往地进行了水晶研究。“唔，完美，这样一来就能确定水晶的 D 分子数量了。”范雅琳满意地翻看着索罗的实验报告，“对了，晚上有空吗？”

“当然，难道学姐想和我约会？”索罗猜想范雅琳是想向自己讨教水晶人格反应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过还是忍不住想戏弄一下范雅琳。

“可以哟，约会。但条件是把你所知道都告诉我，关于水晶的。”范雅琳瞧了一眼索罗，微微一笑，“开玩笑的。今天晚上有场舞会，我受了邀请推脱不掉，又没有合适的舞伴，所以想请后辈君来帮个忙。”

“舞会？”

“嗯，学院和皇家财政学院每年惯例的交流晚会，听说今年刚入学的四皇子艾克孜也会参加，校方非常重视。”范雅琳一边回忆着导师的话，一边整理着实验器材，“你是不会拒绝的吧，后辈君。”

“啊，当然，既然是学姐的邀请——我想推脱也推脱不掉啊。”显然，后半句是索罗在心里说的。

“对了，后辈君，你知道卡罗·琳的故事吗？传说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性哦。”范雅琳用烧杯接了点水，走到窗前，背对着索罗。

“史书记载是魔骑将卡罗·诺邪·希艾的女儿吧，据称是当时最优秀的黑魔导师。”索罗也倒了杯水，倚在水池边看着范雅琳的背影，静静地听着范雅琳的继续往下说。“魔法这种无法证实的东西不提也罢，但是她很让人好奇，不是么？究竟是如何地美丽，竟然连身为父亲的魔骑将都为她着迷。”范雅琳看着烧杯里的水，如此说道。

“女儿是父亲最完美的情人啊。”

“可是我真的很想知道她是一个怎样的女性。如果能知道她美丽的秘诀，那么我也不用这么迷茫了。后辈君，为了找到让人获得美丽而研究水晶，这种理由一定很荒唐很可笑吧？”

“不，替母亲寻回美丽，这种想法虽然不可思议，但是真的很令人钦佩。”

“诶？”

“我早应该猜到了，那个女孩就是学姐啊。”

接着索罗把自己从朋友那里听到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范雅琳。

离开云诺来学院之前，索罗从朋友口中得知了一个在尼雅市期间与他合作过的小女孩。虽然她的年纪和索罗相仿，但是在水晶研究方面的造诣绝不在索罗之下。据说她自幼丧父，母亲靠着经营一家餐馆维系着母女的生活。看着原本美丽动人的母亲在油烟熏染之下日渐老黄，年幼的她做出了借助水晶的力量使母亲重获年轻的决定。而就是这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决定，造就了尼雅市立水晶研究学院校史上最优秀的一年级新生，在学院引起的轰动丝毫不亚于现在的索罗。

“是吗？原来我在后辈君心里是这样的形象啊——”范雅琳远眺着窗外的景色，忽然回过神来，“啊，时间不早了，我先回去换衣服。后辈君也快去换衣服吧。过会儿见。”说完，范雅琳匆匆忙忙地走出实验室，脸色在夕阳下变得更加红润起来。

“啊——嚏——”索罗从梦中惊醒。接着他听到窗外风雨大作的声音，忽然一道闪电划下，把窗外的女子投影到索罗的床被上。“嗯？你来了？”索罗似问非问。“是的，接受审判吧。”窗外的女子说道，接着破窗而入。

“我可不记得自己有罪。”索罗若无其事地穿起衣服，在镜子前理了理头发。“那就由我来行刑了。”一边说着女子一边抽出了细剑，径直向索罗刺去。索罗只是轻轻地一闪，女子的攻击便被轻松化解。索罗拾起了掉在镜子边的鸡毛掸子，“她生前最喜欢用这个来捉弄睡梦中的我。”索罗淡淡说道。

闭嘴！女子大喊，像是在发泄，不着边际地继续向索罗挥剑。“你的心的乱了。”索罗依然用轻描淡写的口气说着，“辛克佩特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这副样子会伤心的。”

啰唆！女子又一次提剑向索罗奋力刺去，索罗一抵，“刺啦——”鸡毛掸子被剖成两半，扬起的羽毛在空中缓缓落下。女子的视线透过羽毛和索罗相交，阴郁，女子感受了索罗无比阴郁的眼神。过了许久，索罗缓缓说道，“你跟我来，如果还想杀我的话。”

与此同时，疾和克罗玛也到达了吕尚山矿场。“喂，这可真了不得，克罗玛。”疾蹲在掩体后面指着前方七号矿坑说道。克罗玛也以

同样的姿势蹲着，赞同地点点头，“啊，没想到他们竟然开采出这个，难怪皇家要把这里的产权国有化。要是皇家得到这个，那么法利帝国称雄法利特尔也就不是痴人说梦了。”

“呵，你倒是很清楚，看来你也不简单。”疾开始移动起来，克罗玛也跟了上去。“彼此彼此，你不也是作为科勒夫家的间谍安插在索罗身边的吗？”

疾和克罗玛所在的位置与七号矿坑其实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但是矿坑中心埋藏着的巨大原石已经在矿工的开采下露出了冰山一角。而就是这冰山一角所散发出的光芒，把整个矿坑照耀得如同白昼。完全不需要疾的见识，就算是一般人见到了也会立刻明白这原石蕴藏的巨大能源吧。

“不过，我和索罗的兄弟情谊可是真的哦。”

“谁不是！”

两人一边斗嘴一边互相掩护移动到了离警戒圈相当近的位置。看到克罗玛干净利落的动作，疾确信她不是索罗的同学那么简单的身份了。“哈哈，说真话了吧。”察觉到疾看自己的眼神产生了变化，克罗玛下意识地躲进了疾背后的阴影里，“噤，看够了没，该回去了。”

“那怎么行？好不容易来这里总得留个纪念吧。”

“喂，太靠近警戒圈了，喂！”

女子用细剑抵着索罗的后颈，“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女子环视着四周。索罗带她来的地方是索罗家的地下室，也是索罗进行水晶研究的实验室。目测有三十平米那么宽敞，四周各种摆满水晶研究资

料的书架贴着墙壁围成一圈，只有刚才通过的金属门那里空出了一个缺口。实验室的中央背靠背摆着两张狭长的实验台，台面上则摆满了实验用的仪器。

“我们聊聊天吧，到天亮以前。”索罗用烧杯接了一点蒸馏水，镇静地喝了一口。

“你疯了？面对杀死自己妻子的凶手，竟然这么若无其事？”

索罗摇了摇头，把烧杯放回实验台上。走到另一边的实验台，正对着女子，用眼神告诉她：这就是范雅琳使用的，被你杀死的那个人的实验台。索罗低下了头，像是在克制自己，“怎么可能若无其事？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你！但——这样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你不过是一枚棋子，还是艾克孜的一枚弃子。然而，艾克孜也是枚棋子，背后有着更大的黑手和利益驱使着他对我下杀着。”

女子被吓了一跳，微微颤抖着把细剑放了下去，“所以呢？”她刚说完，索罗立即接着说了下去，“所以，我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你帮我，帮我刺杀艾克孜身边的心腹。”

“笑话！”

女子从喉咙深处吐出了这两个字，重新散发出杀气，隔着实验台用细剑指着索罗的咽喉。“这不是笑话，我知道你在他身边只是等待复仇的机会。”索罗一边说一边试图用手指把细剑压下去。但是女子强硬地拒绝了，像是在质问“你调查过我！”

“是的，赛蕾内缇，我对你的过去相当了解。”

“哼，那就没什么好多说的了。”她按住胸口的水晶项坠喊道：“骑士，为我而战！”

水晶泛出金黄的光芒，一道传送门凭空在地下室里出现。然后从传送门的另一边传来一个威严的声音：“吾名考德，圣公主足下最忠实的骑士，奉汝召唤，为汝而战！”待传送门的光芒散去，一名骑士在索罗面前巍然而立。

索罗像是见到熟人似的向考德点头致意，“据我所知，考德是你的养父，说是因为拓月王室血脉而遭法利皇帝流放，但事实上流放途中就被刺杀了。原来你我是一样的……范雅琳，借给我力量……”

和刚才召唤考德的情形相似，索罗左手无名指上的戒指开始发光。小小的水晶泛出紫色的光芒，一个传送法阵在索罗脚边缓缓铺开，“吾名范雅琳，魔骑将麾下最优秀的黑魔导士，感谢汝赋予吾新的生命！”传送门的光芒散去，一位身着白衣的女性背对索罗而立。

正视着眼前的白衣黑魔导士，赛蕾内缇身体剧烈地颤抖了起来，“你竟然……竟然……”

索罗走到范雅琳身旁，握起戴着相同戒指的左手，说道：“许多人都渴望得到水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水晶拥有让亡者复生的力量。”

“为什么，你的水晶人格会是……”赛蕾内缇还是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被自己杀死的人复活了，然后以无可反抗的力量站在自己面前，这时候自己该怎么办？

“还不明白吗，赛蕾内缇？我并不想杀你，相反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和我一起解救这个国家的人民。十二年前拓月王朝苛政，法利家族实行政变，许诺还政于民，于是一呼百应，顺利建国。如今法利皇家非但没有实现当时的诺言，还变本加厉。家族专政、权贵敛财、控制舆论、天价维和、外交险恶、人治甚于法治，拓月王朝做的法利皇

家做了，拓月王朝没做的法利皇家也都做了。这样的皇家，有什么资格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国家，你又有什么理由去守护？”

“解救？什么是解救？”赛蕾内缇不知从哪里找来了勇气，回应道：“你知道你和艾克孜的恩怨给人民带来多大的麻烦吗？就因为你们对水晶的长期垄断，普通人家早已负担不起其中的税收。为了取得水晶贸易中的暴利，各条运输要道盗匪横生，沿路人家苦不堪言。家族专政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安定，权贵敛财是为了购买天价水晶！控制舆论是为了掩饰你俩的错误，天价维和是为你们的私斗而买单！外交险恶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人治甚于法治是因为你们的身份和行为已经无法用法律约束！”

“够了！”索罗猛地一挥手，“那么请你仔细想想，这私斗究竟是谁挑起的？我搬出水晶研究院来到这乡下，已经是退避三舍。我只想安安稳稳地研究水晶，但结果呢？趁着我不在，刺杀我有着九个月身孕的妻子。作为侏子手的你，告诉我，这笔帐应该怎么算！”

“别再说了！”赛蕾内缇抱着头退到考德身后，央求索罗别再说下去。

“相信你心中的想法，相信考德，不要再迷茫了！”索罗指着考德，想让考德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回应，考德闭上眼睛缓缓开口：

“没错，主人，我感受到了，那个人想告诉你：考德家的女儿应该正视自己，正视家族的荣耀，正视骑士的信仰——”虽然是在地下室，但是水晶金黄的光芒像是让考德沐浴在阳光之中，考德开始独自吟诵起昔日骑士的誓言：

以剑之名，引月之刺

赐吾圣光，于此立誓

心存谦卑，不争虚荣

诚实待人，虚伪可憎

怜悯弱小，以身为盾

无畏牺牲，保卫家国

尊视荣誉，绝无恶名

精神长存，铭记誓言

“父，父亲！”赛蕾内缇一下子跪了下来，眼中饱含着泪水。

而这时索罗却把头转向吕尚山所在方位，脸上的神情异常凝重，“疾和克罗玛有麻烦了。范雅琳，你也感受到了吧？水晶失控前的微妙感觉。”

范雅琳微微点了点头，“你的直觉一直比我好。既然这么说了，何必再问我？”

索罗苦笑了一下，“只是确认一下是否还是枕边人而已。”索罗不理睬范雅琳投来的凌厉眼神，“如果你还有她生前的记忆，那帮我个忙吧。赛蕾内缇，还有考德，也拜托你们搭把手。现在我需要在场所有人的智慧和力量。”

“喊，没想到有这么多警备。”疾精准地刺中了一名警备人员的脚踝，令其丧失了战斗能力。克罗玛则弹开了另一名警备人员的攻击，后退着靠到疾的背后。因为疾的冒进，如今两人陷入了以寡敌众的不利境地。但是克罗玛对此没有丝毫怨言，关切地问道：“你没事吧？”

“后背中了一发冷箭，死不了。”

“还说没事，流了这么多血。”

克罗玛紧张地看着疾的后背，伸出手想进一步确认伤势，但却被疾一把抓住。“不说这些，你会开车吧？”“诶？”在克罗玛疑惑的时候，疾把一块用布片包裹的原石样本塞到她手中。“带上这个，我掩护你回车里，之后该做什么你知道吧？”

“那你呢？”克罗玛不假思索地把样本塞进了内衣的夹层里。

“不要在意细节，我要上了。剑哟，一起舞蹈吧！”

随着疾集中注意力，一束银白的光芒从疾的佩剑上射出。“认为水晶人格总是以人形出现可就错了哟！克罗玛，告诉索罗水晶也有这样的用法！”语毕，疾的佩剑在银白的光芒中开始发生变化，两边的剑刃开始向中间卷起，原本菱形的截面变成了新月一样的形状。那是名剑引月之刺独有的形状。

刚才疾所引发的是水晶人格反应的特殊现象。当水晶人格无法出现在法利特尔世界的时候，水晶人格会将代表自己身份的物品传送到召唤者的身边。而名剑引月之刺正是“微语之碑文”传说中记载的魔骑将卡罗·诺邪·希艾所使用的武器。

“我知道了，你可千万别死了啊，疾！”

“不要太小瞧科勒夫家的三少爷哦！”

克罗玛一边捂着胸口一边在疾的掩护下回到车里，学着疾的样子快速地启动引擎。但是下一秒她却听到了疾撕心裂肺般的尖叫。

“啊——”疾被一股看不到的力量推翻在地，脚上感受到像是烧灼一样的痛感。手上的剑则像是在述说着什么，不停地闪烁着异常的银白光芒。是同位水晶人格之间的共鸣反应。疾马上做出如临大敌的准备，用剑支撑起身体，环视着四周。

以前在旁观索罗做实验的时候，疾听到过索罗对人格反应的解释。所谓佐迪亚克水晶，是异世界——佐迪亚克世界的水晶。根据索罗的猜想，佐迪亚克是类似于冥界或天堂之类的世界。法利特尔的人们可以通过死亡的方式前往佐迪亚克，而佐迪亚克的人们则通过水晶来到法利特尔世界。换言之，死亡和水晶是两个世界的大门。人格反应是打开佐迪亚克通往法利特尔大门的钥匙，也就是与死亡相对的——新生。

当然，这不足以解释眼前的共鸣反应。不过既然有存在佐迪亚克世界的可能，那么水晶人格之间必然也有相互关联的可能性。眼下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一个与引月之刺相同等级的水晶人格在附近，而且这个水晶人格极有可能是在“微语之碑文”传说中与引月之刺展开激烈战斗的武器或人物。是御龙之脊还是圣裁之棘，不对，这两把武器都是“三骑将”阵营的，那么相同等级的武器就只有——

“是剑吗？”疾低声自言自语。

疾所说的剑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年代比“微语之碑文”更为久远的“剑与石”传说中的无名之剑。那把被英雄斯比瑞特用来屠龙的无名之剑，可以说是法利特尔世界所有剑的原型。

“正是。”

一个人从暗处走了出来。在七号矿坑中巨大原石的照耀下，疾看不清那个人的相貌。但是看到那天蓝色的披肩长发可以确定，那是个

女人。疾把目光往下移动，白色皮制的紧身衣将女性特征完美地勾勒出来。目光移到女性腰间的时候，疾的眼睛停住了。是一把收在天蓝色剑鞘中的骑士剑，剑柄上镶嵌着的黑色水晶正闪烁着冰冷的光芒。

“吾名辛克佩特，四皇子殿下最忠实的骑士。闯入殿下矿场的鼠辈，报上名来！”

自称辛克佩特的女骑士缓缓地抽出腰间的骑士剑，优雅地一挥，转而莹白的剑刃变成了漆黑如夜空一样的颜色。水晶人格化了！好快！疾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动。能够和这样的剑士对阵，真是——不虚此行！

“疾·科勒夫，姑且算是水晶研究学者索罗·希文的助手。以剑之名，引月之刺，请求与阁下交锋。”

“哦？”辛克佩特感受到了疾散发出的惊人斗志，把剑架起来，摆出迎击的姿势，“请便吧，引月之刺。”

“哈啊——”疾发出咆哮般的声音，抬起剑向对方的头部刺去……

2009 年 12 月 24 日

他裹着浴巾走出浴室，倒了一杯水，加上冰块，静静走到落地窗前。未及午夜，月亮就已经下山了，夜幕在微弱的星光映衬下显得愈加黑暗。窗玻璃倒映着他轮廓分明的脸庞和精致的五官。

他把杯子放到书桌上，手指在五彩的笔前游离，最终他的手指落在了一支蓝色的笔上。蓝啊，忧郁的蓝象征着我的哀愁。如果，我有一支画笔，我希望能把那同为蓝色的，却令人心旷神怡的天空画下来，

来反驳我对蓝色忧郁的偏见。标签上写的是他母亲的诗句。母亲也喜欢诗啊。

他喝了口水，翻开日记本，用那支蓝色的笔淡淡写上：我在这儿把我的诗篇献给你/密密地写满信纸/仿佛出神的脑海/看似空白一片/却充满神圣的洁白……

“艾克孜殿下，”没写几句，门外便传来侍者的声音，“出席晚会的时间到了。”“我知道了，让珀兹在楼下接我。”“是。”他把笔放了回去，合上日记本，看来我还是写不了诗啊。他又喝了口水，换上衣裤便向门口走去。

当他刚踏进会场的瞬间，无数目光便像舞台灯光一样落在他的身上。短暂的寂静之后，是热烈的掌声。他什么都没有做，今晚他只是个过客，然而当他被邀上演说台时，花蝴蝶和小丑们的掌声却更加热烈了。“女士们，先生们，想必我也不需要自我介绍了……”他开始侃侃而谈，眼光扫过会场的每一个角落。忽然，他的眼神凝固了。正当所有人聚精会神倾听他的演说时，却有两个人站在窗边背对着他，一边干杯一边谈笑风生。

那位女子的晚礼服似乎有些平庸，但是女子的举手投足间散发着成熟与知性。而那位男子，身着燕尾服的样子让他似曾相识。“那人是谁？”演说完，他向珀兹问道。“是尼雅市立水晶研究学院的学生，名字是叫，索罗。”“索罗——”倏地记忆在他的脑海里闪回，他认识那个人，在一场校际音乐会上，他也曾为那个人的钢琴表演喝彩。

“索罗·希文，”他在那人身边轻声唤道，而那人——索罗则是惊讶地转身看着他，“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啊，”索罗的记忆也开始闪回起来，“没想到能在这里再会，四皇子殿下。”“叫我艾克孜好了，你不是本国人士，不必拘泥于礼节。”

接着寒暄几句后，艾克孜打了一个响指，一架钢琴从人群中显露出来，“索罗先生，我和在场的各位是否有幸可以聆听你的即兴演奏呢？”“当然，我很荣幸。”索罗不假思索地回道，“不过，请允许我的搭档，范雅琳小姐，也展示一下才艺。”

“原来如此，忽略了索罗先生身边的这位淑女，真是失礼了。”艾克孜似笑非笑，继续说道，“那么，不知道范雅琳小姐，擅长什么乐器呢？”“Violin，范雅琳小姐的名字，自然也是范雅琳小姐擅长的乐器。”索罗替范雅琳回答道。“珀兹，准备一架小提琴。”

“那么，演出开始了。”索罗用食指指肚在钢琴上敲了三下，范雅琳会意地点点头。然后，随着两人目光的交流，琴音悠扬响起。在那温馨的旋律中，艾克孜仿佛听到了母亲在枕边熟悉的微语，他的心一下子飞到了那个让他永远难忘的夜晚。

该怎么描述这心情。

蓝色的天空，漂浮着圣洁的白云，好美。我站在这里，仰望着这片天空。风，微微地吹过我的耳际，轻抚着我的头发。远处，飘渺的歌声，吸引着我，我努力向前眺望，努力透过茫茫云海，去寻找你。回想着你的声音，你的倩影，你的双手。墨绿的灌木，零星地点缀着枯黄的大地。烈阳，蒸发着水汽，慢慢地形成云彩。

你冷若冰霜的脸庞等待着我炽热的唇，甜蜜？幸福？愉快？哀伤？悲愁？思念？两种温度的呼吸交织的刹那，形成强大的对流。巨响，闪电从我们之间落下，伴着洪亮的惊雷，遮天蔽日，雨云蒙上了天空，如同泪水，雨珠倾泻而下。生者与死者间的思念为何如此痛苦，如同利剑斩杀了我的思绪。

我不要，我不要这样。

妈妈，和我一样，停止这股思念吧，忘记吧，等待吧。时间，是最好的止痛剂，也是最好的毒药。我一定会来的，天堂？或是地狱？等待吧，交给时间吧，我要把你的思想带给世界，把你的思念告诉世人。梦想，让我去实现吧。妈妈，我一定会做到的，一定会做到的。

合奏尽管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但是二人展现了难以置信的默契。只是两个研究水晶的学生，竟然演奏出如此温暖人心的旋律，所谓才子佳人的心灵相通指的就是这个吧。“Bravo!” 艾克孜引领人群响起一阵由衷的掌声。

这就是他和索罗、范雅琳二人的第一次相遇，事后他命令珀兹对二人做了彻底调查，在尚未得到调查结果的情况下，就已经认定这二人将改变法利帝国的未来。然而艾克孜的这个原本善意的调查，却成为了包括艾克孜在内的所有人的噩梦。

“殿下，殿下。”

在尼雅市国际海港第一等候室餐厅里，珀兹踩着轻快的脚步走到艾克孜的身边，打断了艾克孜的遐想，轻声汇报刚才收到的消息：“索罗·希文完成了水晶传送装置，不仅救走了被辛克佩特俘虏的疾·科勒夫，还把大量原石一起转移走了。另外，有人报告说在索罗一行中发现了赛蕾内缇的身影。”

“……替我通知欧文堂，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妨碍我的人都必须死。回国后我不希望再听到索罗和赛蕾内缇的名字。”

“是。”

The Epilogue

“ERROR: Failed to get memory address!”雪妍复述着显示器上的错误信息。

“记下地址，今天就到这里。”雪霖似乎有些生气，语气显得十分生硬。

雪莉，17岁，编号F1-6-15，看护士。

凌仲文看完手中的通行证，然后迅速地躲到门后，静听着脚步声逐渐临近。这张通行证是他在被推回病房时悄悄从雪莉身上摘下的，侦探的直觉告诉他可以从这个女孩身上下手。他听到脚步声在门口右方五米左右的地方停下了，然后是细到极致的惊呼声。那里有需要这张卡的安全门。他断定。

过了不到十五分钟，安全门开了，脚步声又响了起来，直到凌仲文所处的房间。凌仲文屏息凝视着门把手，随着“咔嚓”一声，他丢出了手中的通行证。“啊，原来在这儿！”她发现了脚下的通行证，然而就在她下蹲的过程中，凌仲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门后冲出，以一个标准的CQC^①动作将她放倒在地。同时用脚关上了门，“雪莉？”

“你……”“哼，我怎么醒了，而且恢复得这么快，对吗？”仲文用单手巧妙地扼住了雪莉的下巴，令其无法说话，“你说过的，我的身体很结实。”

^① CQC，近身格斗术（Close Quarter Combat）的缩写。

“嗯……”说不出话的雪莉以鼻息回应道。

“好了，现在告诉我这里到底是哪里，”仲文说完稍稍松开了手，“这里应该没有警卫之类的人吧，说吧。”

“咳……你怎么知道这里没有人看守？”

“哼，这世上最安全的系统其实就是无人监管系统，历数至今一切的错误都源自人类本身而非机器或程序，照你们的技术来看，你们有个不错的首脑。另外，这里绝非医院，恐怕是集生化研究与地下活动于一身的某个组织吧。”

“呵，到底是披着律师外衣的侦探，推理与措辞都十分合理呢。不错，我们就是委托你调查的组织，也是被你调查的组织——雪崩。”

“雪崩”，一个谜样的组织；隐藏于黑暗之中，又暴露于阳光之下；你可以识辨出他们，但你无法证明他们；他们就好似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像存于此而物远在别处。这是国际犯罪调查组常用来介绍雪崩的话。

“嚯，看来我到了一个了不得的地方了呢，而且还是你们邀请我来的。”凌仲文想到此不禁兴奋起来。

“哼，既然你知道雪崩，那你该怎么办呢，律诗先生？”雪莉似乎也很兴奋，语气显得有些轻佻。由于仲文的拉扯，她的头和脖颈向后仰着，眼睛往下一撇，可以看到她粉色的文胸从护士服中露了出来。仲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松开了手，转而在输液管捆住了她的手脚，放倒在床上。“真是绅士啊，我还以为会被调戏一番呢。”

“我对此敬谢不敏，”仲文坐到床边的椅子上，这个瞬间，病人与看护者的身份似乎对换了一下，“相差十岁啊，你不是我的菜哟。”一边说着，仲文一边把通行证别到雪莉的胸前。

“啊啊，我可是对自己的姿色很有自信的。律师都是你这样的和尚么？”

“如果换在普通的医院，那就另当别论了。”仲文扫了一眼雪莉的全身，轻咳了一声，“好了，闲扯就此打住。现在回答我几个问题……不过看你的样子，用来对付普通女士的问询方式也许不会管用，那么我们来做个游戏吧？”

“游戏？”

“不错，”仲文灵巧地用脚把旁边的护士推车勾了过来，随意地翻弄着上面的药品，“一个很简单的心理游戏。这里有三十颗胶囊，看得清楚吗？”仲文把三十颗胶囊分成五行六列摆在一个托盘上，然后把托盘放在床边，向雪莉确认着，雪莉则点了点头。“好，接下来做的非常简单。就是你我轮流拿走这里的胶囊，每次至少要拿走一颗，最多能拿两颗。谁拿到这三十颗胶囊里的最后一颗，谁就可以额外获得这里的十颗胶囊。”仲文指了指推车上的一个药瓶。

“有点像是小时候玩的抢三十游戏呢。那输赢呢？”

“是有点像，但是我说过了这是一个心理游戏，并非逻辑游戏。”仲文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这游戏没有输赢，最后我们不论谁都可以用自己手里的五颗胶囊来问对方一个问题。”

“哦？那谁先来？”雪莉似乎一下子燃起了兴趣。

“虽然我想说女士优先，不过这游戏先手未必占优，因此就交由女士判断吧。”

“那我选择后手，看样子后手会比较有趣。”

“你的直觉是对的，但我希望能够保持到最后。”仲文保持着微笑，做出了请的动作，“啊，你只要说数字就好，我会帮你拿的。那我先来咯，第一次我要拿两颗。”

“一颗。”雪莉果断地说道。

“两颗。”仲文微笑依旧。

“一颗。”雪莉果断依旧。

“两颗。”仲文还是微笑依旧。

就这样轮换几次后，雪莉突然把头后仰过去，瘫在床上，作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如果这小子一直拿两颗的话，为了拿到第三十颗，我就必须一直拿一颗。那结果会是一一二十比十，加上额外十颗就是二十比二十——平手！啊，我怎么就没在一开始想到！如果要赢他的话，我就必须有计划地拿两颗。但是这样的话，他就有拿到第三十颗的机会了。怎么办？

仲文似乎看出了雪莉的心思，笑容变得愈加灿烂了。他带着得意的语气说道：“我从一开始就强调这是一个心理游戏，并非逻辑游戏。因为你如果用逻辑去思考的话，那很快就会走进死胡同。这时候再放弃逻辑的话，那一开始的布局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这样的结果会让人很火大吧？”

“岂止是火大——”雪莉猛地转过头，撅着嘴说道，“不玩了，有什么问题直截了当地问吧。当然你也要回答我同样数量的问题。”

“到底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啊。”仲文悻悻地收起托盘，左手托着右手手肘，右手托着下巴，这表示他进入了问询状态，“首先，请告诉我你的真名。”

“姝美。”

“姝——美——”仲文念着这名字，“这名字和我所知道的一个韩国女孩的名字一样呢。对了，你贵姓？”

“真不好意思啊，我也是韩国人，姝美、美姝在韩国是很常见的名字。顺便，美姝是我妈妈的名字。姓的话，无可奉告。”姝美保持着头背着仲文的姿势，眼角略微湿润起来。

“啊，抱歉，好像问到敏感的问题了。”仲文的下巴轻轻砸了砸右手拇指的指尖，“不过话说回来，你的汉语水平相当高呢。是雪崩教你的吗？”

“在进入雪崩之前就学会了，理由同样无可奉告。”姝美好像调整好了心情，或者是感觉脖子累了，把头转了回来，“已经两个问题了哦，过会儿问到你的隐私可别逃哦。”

“我哪里有什么隐私，躲狗仔队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隐私。”仲文苦笑着耸耸肩，继续说道，“唔，浪费了不少时间呢。那么，马上进入正题吧。”

“嗯。”姝美扭了扭身体，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并摆出“请出招吧”的表情。

“那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委托人告诉我雪崩是一个因窃取重要资料而被调查的组织。”

雪崩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已经存在的国际性组织。长期以来，组织都没有做过什么犯罪性质的活动，因此各国调查机构也没有展开深入调查。然而最近东亚以及欧美多家脑部研究相关的企业、科学院陆续发生重要资料泄露的事件，初步的调查结果就是——雪崩。面对短时间内如此集中的资料泄露事件，各国都感到相当紧张。理由不言自明，如果是雪崩做的话，那也就意味着雪崩已经渗透到了大大小小的数百家脑部研究机构。与此同时，泄露的资料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最近几年的重要成果——Memory dump。

仰赖于量子计算机的快速发展，量子脑力学也进入了崭新的研究阶段。Memory dump，电子计算机时代的意思是——内存转储。而到了量子计算机时代，在量子脑力学领域，Memory dump 有了另一重含义，货真价实的——记忆转储——将脑部记忆数据化的技术。

当然，单纯的 Memory dump 除了可能涉嫌侵犯隐私之外并没有什么可怕之处。但是有读取必然有写入，在电子计算机时代转储和刷写向来是成对出现的技术。在量子计算机时代也不例外，把记忆回写到脑部的技术——Memory flash 也是存在的。

不过因为伦理道德上的限制，多数研究机构的研究只限于记忆的转储以及之后的数据分析，回写到脑部的事情是绝对不敢想象的。因为如果不执行 Memory wipe 操作而直接覆写的话，很有可能会出现类似文件流长度不同导致的不完全覆盖后果，也就是说记忆有可能会发生混乱。而 Memory wipe 则是第三项与此相关的技术——将记忆抹除的技术。

仲文吸了口冷气，他几乎可以解释为什么会见到那个穿越时空的场景了。“雪崩恐怕是在研究修改脑部记忆的技术吧。”仲文似乎有

意让姝美听到似的自言自语，“但是我似乎又忘记了什么，应该不会被雪崩删除了才对。啊，是违和感。”

“违和感？”

“是的，不仅仅是那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仲文忽然抬起头，“没错吧，观察者？”